

楞

嚴

貫

攝

(三)

楞嚴說通卷之六

巴縣居士非眼

關編輯

成都沙門離指左

承鑒定

爾時觀世音菩薩。卽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無數恆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

此廣陳耳根圓通。以當此方之機。欲人專修於此也。二十四聖次第陳畢。爾時觀世音菩薩。乃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恆河沙數劫前。有佛出世。名觀世音。源遠流長。名號與逗機之教相應也。我時於彼佛前。乃發菩提心。一者善心。卽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也。二者悲心。卽衆生無邊誓願度也。三者直心。卽佛道無上誓

願成也。既發大心。須秉聖教。彼觀世音佛。教我三慧。一從耳根中聞性。非同多聞之聞。聞經解義。全用耳識。及耳家俱意識也。一從百不思之正思。非同徧行思。及思善思惡之邪思也。一從無所造作之正修。非同一切善行。及種種功行之邪修也。從此三慧。使得和身入此大陀羅尼門。更不落於歧徑迂路矣。彼修行者。不秉聖教。惟恣己意。或信邪師。豈免勞而無功哉。○問。初卷已斥思惟是妄。何故此中復用思耶。答。前之所以斥者。以阿難一向認此思惟爲真。不肯放捨。是認賊作子。故須斥破。欲其識賊而求真子也。今之用此思者。是知其爲賊而借賊以殺賊。轉禍爲功也。且二十四聖所修。門雖不同。要其用心觀察。皆用此思。若無此思。無下手處。故二十四聖下手功夫。皆在觀音一門顯發。譬如油蠟作燈燭。不用火點。終不明也。若謂不假思惟。直下離心意識參究。則

此一門。似是單爲上上根說。其或根器稍鈍。不免借思而入。若下根人。既得聞思。又必盡力於修。方能得入。是則聞思修爲淺深同說法。彰彰明矣。但不可用亂思邪思。若用亂思邪思。終不能入。故曰知根雜亂思。湛了終無見。又曰阿難縱強記。不免落邪思也。

○此下自初於聞中起。至寂滅現前止。乃詳陳次第解結修證。爲入圓之正行。而一經之至要。蓋上之發心是願。而此爲依願之行。其願不虛也。上之秉受是教。而此爲依教之修。其教不負也。

初於聞中。入流亡所。

我既發是心。而秉是教矣。然起修下手之功何如。夫所謂從聞思修之聞性。本惟藏識心海一體而具六用。在眼爲見。在耳爲聞。乃至在意爲知。今取第二。故曰聞中。我初於此聞中。一念不生。迴光返照。專注以聞。

自性是爲入流。蓋順聞奔聲外注。謂之出流。反聞照性內注。故謂之入流也。亡者。脫也。所者。聲塵也。既惟內旋聞性。便於諸聲塵。一切不緣。是爲亡所。蓋根結全由於塵。故塵亡而結乃可盡也。此所兼動靜二塵。而此則先脫動塵也。○聞中二字。揀非肉耳之中。又非耳識之中。乃平吞萬相。盡空法界之中。亦卽一乘寂滅場地。眞阿練若。正修行處也。若於經中。未卽了然。可於靜坐中。體認的當。行人當五更起坐。夜氣清明。萬籟初動之時。一念不生。覺此聞性。廓然而圓。朗然而照。山壁不隔。海暗不昏。大小遠近音聲。鑑徹無遺。乃至微風動樹。足履鳴堦。亦所不昧。假如東方數里之外。洪鐘發響。固歷歷分明。西方同時數里之外。羣鼓喧聲。亦琅琅不昧。如是乃至南陌悲號。北里笑語。車輪馬足。一一俱現。圓聞之中。如影現大圓鏡中。毫髮無隱。至於寂然無聲時。則聞靜愈無邊。

際到此始知妙性本具。不是修成。但是平日以亂心緣慮。遮障孤負。不自覺耳。入流者。旋轉聞聲之聞。以反聞自性也。亡所之所。卽是動靜二塵。動謂有聲。靜謂無聲。今初先亡動塵。然有二種。一者屈曲聲。謂有意味者。如言語屈曲之類是也。二者徑直聲。謂無意味者。如風水鳥獸鐘鼓等聲是也。此屈曲聲。復有二種。一者世俗屈曲。二者道理屈曲。世俗復有二種。一者無力。二者有力。無力者。謂評品古今文章事物。他方昔日不干己事。但恣散亂。無增長煩惱之力。故云無力也。有力。謂說諸欲境。令心起貪。說諸不平。令心發怒。背面毀譽。當面稱譏。一切利害之言。令人不覺。瞋喜陡發。亡失正念。此皆世俗屈曲也。道理屈曲者。如說內外邪正道理。乃至法門宗說。元妙意趣。令人不覺。隨言生解。擬議思量。亦是尋聲流轉。最障本聞。所以宗門於佛祖言教。如生冤家也。行人首

先於此諸屈曲聲。一切不緣。惟以內向聞性。湛然朗然。安住不動。則粗顯分別。永息不起矣。至於水流風動。鐘鳴鼓響等。一切徑直之聲。更是難亡。須是入流功夫。細心專切。久自亡盡也。問。反聞功成。豈一切諸聲。如醉睡中。皆昧然不覺耶。答。非也。諸聲任有。行人但惟圓照聞性。不漏落。流注於聲而已。更以喻明。譬如有人泅水。不能自渡。賴人牽之而過。彼人教其仰面視天。不得一息視水。若一息忘教視水。隨卽漂溺。此亦如是。反聞自性。猶如視天。不復循聲。如不視水。更無流轉之患。猶無溺水之患也。是知聲不可除。而但當反聞專切。亦如水不可除。而但當仰天專切也。問。諸聲不實。既如夢幻。銷落之後。畢竟一無所聞。則道成者。皆如聾人耶。答。不然。此非真滅。但以銷落聚聞之根。暫成枯寂。不久心聞洞開。徧滿虛空。所謂發本明耀。必將上聞有頂。下聞無間。乃至最近。

蟲行蟻鬪。素所不能聞者。皆當聞之。何況餘聲。如磬之疑。鄙劣甚矣。問此之入流亡所。但於靜坐時習之耶。亦於涉事時習之耶。答。若但取於靜坐。何用詳辨屈曲等聲。正須動靜一如。方成大定耳。問。靜坐易忘。今卽不問。假如有人涉事。訪一故人。於路用功。但惟反聞自性。而餘聲悉不取着。正當聞性湛然。忽於中途。隔牆聞彼故人言語。此聲不循。則廢其訪問之事。若循之。豈不成流轉耶。答。此聲許尋。不成流轉。偈云。衆生迷本聞。尋聲故流轉。若於尋聲時。不迷本聞。此但尋聲。豈能流轉也。問。請分流轉與不流轉之相。答。汝正反聞自性時。有當尋之聲現前。一味尋之。而聞性全成迷昧者。此卽流轉。若當尋聲時。而聞性分明。依然不昧。此但暫尋。卽還。亦謂之得用。卽休。何得同謂之流轉耶。以此爲例。凡涉諸事。皆當准此思之。大抵初心靜習時。得力爲多。靜定若成。漸能涉

事不昧。若初學靜定未成。而遽希涉事不昧者。良難也。問。涉事不昧。既曰良難。則初學反聞。恐難理事兩全。答。世諦之人。寧廢理以圖全事。修行之人。寧廢事以圖全理。今初心修進。誰要你依舊精研世事。務求兩全耶。當知反聞入手之人。雖處世間。惟求省事省言。日用家常。騰騰任運。得靜且靜。萬不得已。一事一言。用了卽休。且正當用時。分毫不昧。卽言差事差。不顧不悔。惟圖反聞無間。心便怡然。問。祖師何言這邊那邊。都不缺用。答。此是大亡已久。絕後再甦。死中復活。方能各臻其妙。非謂初心便能如是也。問。此節舊解多補天台三止觀。今何不用。答。三觀初心。不離六識思惟而入。今經首廢六識不用。將何入三觀耶。斯經圓融妙理。全是藏心本具。詳在奢摩他中發揮。而行人未修之時。先成圓解。及至修時。行起解絕。但一反聞。極爲簡便。不勞廣立止觀。宗門所謂單

刀直入是也。

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

上方離動結。此則動靜二結兼除也。蓋動除靜現。自然之理。加功雙遣。自然之勢。夫既入流亡所矣。然初雖亡所。而所豈易亡。初雖入流。而流豈易入。雖云努力一念不生。未免動靜間發。心心收攝。非寂靜也。至此亡所而所無不亡。入流而流無不入。羣動俱寂。收攝情亡。亡所入流。二俱成靜。由是而知前之亡所。且惟亡動。今之既寂。乃是動結已除。靜結方顯也。既寂之後。加功進力。反聞功夫。展轉深切。以至寂靜亦亡。則動靜二塵。迥然雙脫矣。○問。亡動卽是亡聲。而聲塵與聞性。如黑白相違。易於分辨。故亡之則易。至於靜塵與聞性相順。聞性至靜。而靜塵亦靜。俱無邊際。俱無分別。亡之恐不易也。答。但患聞性未能了見分明。若了

然自見。安有混淆之理。良以聞性是心。靜塵是境。心則靈知不昧。境則冥頑無知。境自境。心自心。如爾爲爾。我爲我。有何難分。譬如世俗凡夫。一入深山。無人之處。皆能了別。山中寂靜。其實於已聞性。絲毫不覺。及至鬧市。其靜全失。以前靜境。全是山靜。離山不復有靜。所謂靜塵也。若能一味反聞。則性靜恆在。居山居市。其靜不易。則真聞性也。是則聞性本與靜塵無干。反聞專切者。亡之甚易。何難之有哉。大抵亡動之後。別無伎倆。只是功夫純熟。自然增進。至此。則位當圓之初信。而於二乘。則齊初果也。

如是漸增。聞所聞盡。

上全以亡塵。此方以脫根也。前因圖作亡塵方便。故立能所二聞。令其聞根而亡塵。如是漸增。加功進行。塵相既盡。外無所對。則根亦不存。能

聞之聞機。與所聞之聞性。二俱除滅。故曰聞所聞盡。是則初解三結。先得人空矣。○問。既全以根性增明。而方以雙亡動靜。今復將根性亦亡。豈不全成斷滅耶。答。但以盡根。那云滅性。問。根與性爲二耶。答。根如冰。性如水。冰水本無別體。故非二。然冰結而隔。水融而通。故非一矣。今言根盡。但如冰融。豈如水涸。○問。前言二塵亡後。惟覺聞性極爲寂靜。湛無邊際。今盡內根。復作何相。以別於此。答。前作方便。脫彼二塵。故暫執聞性爲內。二塵爲外。背外向內。宛然內根恆在。故聞曰中。流曰入。皆內相也。及至二塵蕩亡。已無外相。既不對外。內相漸消。以至泯然豁然。無復內外。卽根盡之相也。若約三空考之。到此卽得人空。蓋前此以根對塵。塵爲他相。根爲我相。排他立我。背他向我。我相宛然。至是根塵俱泯。能所兩亡。無復自他。惟一法性。故曰人空。定位當至七信。齊於別之七。

住。小乘四果。阿羅漢位也。又當知此是菩薩高證圓之七信。但約斷見思。證人空。謂齊小之四果。非真實同羅漢也。如世之進士初品。暫同吏員極品。豈眞名位與之全同乎。

盡聞不住。覺所覺空。

此脫覺觀也。盡聞之後。根塵迴脫。湛一無邊之境現前。是爲所覺。而照此境之智。則爲能覺。盡聞若住。則智境恆對。能所仍存。終爲勝進之障。惟加功進行。透過斯境。不鈍滯於此。則能覺之智。與所覺之境。二俱空寂。泯然無復對待矣。此望後爲斷法。執微細流注分別也。

空覺極圓。空所空滅。

此脫重空也。覺所覺空之空。是謂空覺。卽重空之智也。此重空之智。初起未圓。則能空所空二俱宛在。今空覺極圓。則非惟所空智境息滅。而

重空之智。亦復隨滅。如以木鑽木。火出則二木俱盡矣。此望前爲斷法。執俱生定位。當圓之十信。齊於別之十住。准三空則次解二結。成法解脫矣。

生滅既滅。寂滅現前。

此後解一結俱空不生也。夫動靜根覺空滅六結。要之皆生滅心也。初解動滅靜生。次解塵滅根生。三解根滅覺生。四解覺滅空生。五解空滅滅生。到此若住最後滅相。則當爲滅相所覆。恆處俱空。應是一種頂墮細障。故百尺竿頭更須進步。然此不復更勞着力滅除。但無住着之心。以俟一刹那頃。本理現前。則此之滅相卽迴脫矣。○所謂寂者。非對動之寂。從無始來本自不動之寂也。所謂滅者。非對生之滅。從無始來本無生之滅也。此是本覺理體。如來藏性。眞如實際。清淨本然。周徧法界。

亦名大寂滅海。亦名大光明藏。實乃真心全體。而萬用皆具於中。此理現前。則山河大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根隔合開。六根互相爲用。而下之一切勝用。皆從此發矣。約其所至之位。應在初住。離分斷一分無明。分證一分真理。而一斷一切斷。一證一切證。四十四地功德。隱然具足。其與別教初地位。雖言齊。而歷別之與圓融。實天地懸隔矣。○次第解結修證竟。

○此下詳演所獲殊勝也。上是圓通因行。此乃圓通果用。問。因行爲修道之要。理宜詳演。而文何甚略。果用待功成自顯。似應且略。而文何甚詳。答。此經如來與菩薩相同。如來自四卷後半。至五卷前半。合有一卷經文。詳說解根修習圓通。至爲委悉。而所以說果用者。祇云山河大地。應念化爲無上知覺。又云。由是六根互相爲用。辭甚略也。今菩薩說行若

詳則應重如來所示說用若略則無補如來闕文二俱非妙故應因行略而果用廣廣略皆適其宜矣

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

吳興作悲字

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

一悲仰

六道衆生亦應有本妙覺心四字不重標耳下三十二應中同慈力也十四無畏申同悲仰也

因行既足果用以生正當頓斷無明頓證真理時一刹那頃忽然超越世間而不爲界內有縛超越世間而不爲界外空縛但見寂照含空十方圓明即得二種殊勝功德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同體又與如來同一慈力與佛同用蓋本妙覺心人人本具故纔證即上合也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與之同其悲仰蓋菩薩所證即是衆生同稟故證此理者即能與衆生同憂患曲成而不遺也所謂二種

殊勝者如此。○悲謂哀求拔苦。仰謂希聖與樂。同一悲仰。即易經與民同患之意。○前由因明立所。遂起三種相續。此由入流亡所。遂獲二種殊勝。立所是迷根。亡所是悟本。立所是約最初一念迷根。爲最細。亡所是約最初下手工夫。爲最粗。以迷時從細至粗。悟時從粗入細。迷悟轉換之機。不出立亡二字。然此所字。尤爲難除。自初卷心目所在爲發端。其後展轉所破者。只一所字。曰立所。曰亡所。曰聞所。曰覺所。曰空所。以出一所。即入一所。所之一字。真貼體難刮之垢。實微細我法二執之根也。直至圓滿菩提。歸無所得。而所相方盡矣。

世尊。由我供養觀音如來。蒙彼如來授我如幻。

初假二聞故如幻

聞熏。

此聞字指聞性本覺

之體言熏者所本覺內熏也

聞修。

此聞字即旋倒聞機之聞始覺之智言修者以此反聞進修圓通也

金剛三昧。

終成一如性故如

剛金與佛如來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